

喜看飞鸟相与还

徐鲁



情系绿水青山

夏日骤雨,忽来忽去。一大团云,急匆匆赶来,拧下一阵雨,又急匆匆往别处去。刚刚还是雨花四溅,转眼间雨脚顿收,湿地上洒满亮晶晶的“珍珠”。

7月的骄阳穿云破雾,霎时间照彻一眼望不见边际的湿地。远处水光潋滟,架起了一道七彩虹桥;近处地面上,饱满的水汽正在烈日下浮漾、蒸腾……

骤雨过后,天朗气清。每一片青翠的草叶尖上,都好像闪耀着一个小小的“太阳”。一团团明净的水涡里游动着云影。云朵遮住太阳的一刻,水涡和草地立刻变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画。

武汉被称为“江城”。这座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的特大城市,因水而生,依水而兴,今天,又因护水而美。很难想象,一座城市竟然拥有165条河流、166个湖泊,湿地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18.9%。因此,武汉也被称为“百湖之市”“湿地之城”。

在武汉,长江以南,低矮的山丘与洼地之间,东湖、沙湖、南湖、严西湖、竹子湖、汤逊湖等,以及位于城市远郊的青菱湖、野湖、梁子湖、斧头湖、牛山湖等众多湖泊,星罗棋布;长江以北,自东往西,有月湖、墨水湖、龙阳湖、南太子湖、北太子湖、三角湖、汤湖等湖泊。此外,在汉江的巨大水系上,又有东东湖、张毕湖、竹叶海、杜公湖、涨渡湖等大小湖泊。

武汉的湖泊大多属于浅水湖泊。在这些湖泊周边,容易形成一片片水草丰茂、波光潋滟的湿地。生活在武汉和附近的人们,喜欢把这种长满芦苇、菖蒲、水葱等植物的湖自然湿地称作“水荡子”。

这些湿地中,包括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沉湖湿地,以及6处国家级湿地公园、4处省级湿地公园、5处市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。拥有这么多湿地的城市,并不多见。

在这些湖湿地上,一年四季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水生植物,它们守护着湖汉湿地,使其变得更加清澈透亮。这些水生植物,有的长着修长的茎叶,可以从水底挺出水面,像芦苇、花叶芦竹、荷、千屈菜、菖蒲、水芹、菱、水浮莲、睡莲、凤眼莲等;另有一些,从早到晚总是沉在水中,只有到了开花时,才把花茎、花朵露出水面,它们就叫“沉水植物”,如苦草、竹叶眼子菜、水盾草、金鱼藻、狸藻、狐尾藻等。武汉的湿地里生长的各类水生植物超过400种,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。

有水荡子的地方,就有鸟禽栖息。水草丰茂的水荡子,为鸟禽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食物资源。每一片水荡子,都是各种候鸟、旅鸟和留鸟的幸福家园。



的一处重要栖息点和越冬地。

2022年2月2日,“世界湿地日”,一支爱鸟护鸟志愿者团队特意选择在这一天,进行仔细观察和统计。结果发现,仅仅这一天,就有逾10万只候鸟组成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,从数千公里外远道而来,落脚在武汉的湿地。

候鸟飞临之时,无论在武汉的哪片湿地上,都能见到尤为壮美的景观:鸿雁、豆雁、白额雁和斑头雁,编队飞过辽阔的长空;身形轻盈的野鸭们,呼啦啦地踩着水面降落,密麻麻地铺满水面;翅羽洁白、颈子修长的大白鹭、苍鹭、草鹭和蓑羽鹤,会率先占岸边的高树、塔台等“瞭望高地”;迟到的牛背鹭、池鹭、鸬鹚和黑翅长脚鹬,就在湖岸和水荡子边摆开一字长蛇阵,仿佛在排队等候望眼欲穿的志愿者们;而拖家带口的灰雁家族,随后也一群又一群列队飞来……

在众多的候鸟和留鸟群中,偶尔会发现一些特别出众的身影,爱鸟护鸟者们称之为“绿野仙踪”,如东方白鹳、黑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还有灰鹤、白琵鹭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不过,要说武汉的湿地里最大的候鸟种类,非野鸭家族莫属。

盛夏时节,茱白吐翠,荷花千里。这时节,一阵骤雨过后,仔细一看,每一片水荡子上,都会浮动着一片片洁白的野鸭。

“数鸭鸭”,是爱鸟护鸟志愿者们对定时去湿地观察野鸭活动的戏称。这些志愿者中,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有每天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影者,还有年轻的大学生、中学生。他们分工有序,又相互合作,配合起来十分默契。他们在全市各处湿地设立了60多个鸟类监测点,常年坚持观察、拍摄、调查、守护等工作。时间久了,这些人也被称为“鸭鸭迷”。

他们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任务或特定的观察、监测对象,分头负责记录不同鸟类的出现时间、地点、数量、行为以及是否有人为干扰等信息。有的“鸭鸭迷”还是湿地的巡护志愿者,每天会骑着摩托车或单车,沿着湿地周边的堤岸来回巡查,查看鸟儿们有没有遭到非法活动的威胁,有没有偷捡野鸭蛋的人,有没有游人擅自进入湿地,甚至留下给鸟儿带来潜在危险的物品等。

大家身上的装备也是各式各样。有的配备了观察用的专业望远镜和无人机,以及报警用的喇叭、装鸟食用的口袋,甚至下水施救时需要的救生衣和救生圈等。

每年从不爽约,总是如期来到这里栖息的野鸭,常见的有麻鸭、花脸鸭、绿翅鸭、针尾鸭、灰秋沙鸭、白秋沙鸭,以及红头潜鸭、凤头潜鸭、斑背潜鸭等。其他常见的水禽,还有豆雁、白额雁、斑头雁、鸬鹚、苍鹭、翠鸟、黑水鸡、秧鸡等。

二

夏季在武汉的湿地里繁息的候鸟,叫夏候鸟;冬季飞来这里越冬的候鸟,叫冬候鸟。夏候鸟一般春天里就早早地从远方飞来,在湿地里觅食、嬉戏、求偶,然后在苇草丛里安家、做窝、产蛋、孵化和养育小鸟。无论是夏候鸟、冬候鸟,还是在候鸟迁徙途中,偶尔“加盟”迁徙队伍的旅鸟,再加上常年定居在这里的留鸟,它们都用自己的羽翼和生生不息的欢唱,与这座“湿地之城”,与众多的爱鸟护鸟者,结下了深厚的情感。



西昌,一首山水诗

何万敏

每一个早晨,只要天空晴朗,我从位于四川西昌城北山的家向南望去,那黛绿的泸山被一片层叠的群山衬托着,巍然屹立。泸山就在西昌城边,主峰纱帽顶海拔2317米,显得比后面螺髻山主峰附近的摆摆顶还要高。其实摆摆顶才是西昌市的最高峰,海拔4182米。

历史上,明代文学家杨慎曾下榻泸山的庙宇,他四下眺望,夜幕尚在天边,却见山野间已跳跃起点点火光,一首《夜宿泸山》由此而成:“老夫今夜宿泸山,惊破天门夜未关。谁把太空敲粉碎,满天星斗落人间。”尽管此诗远不及他的那首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脍炙人口,但是对于西昌人来说却更加亲切。诗中描绘的农历六月二十四彝族火把节的场景,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。

节假日的时候,我喜欢沿着蜿蜒的公路登泸山。从泸山山门牌坊出发,徒步一个小时,可到达卧云山亭。这样,既可以欣赏泸山风光,也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。后来,我还与自己定下一个约定:即使工作再忙,我也会在元旦这一天的早晨专门登上泸山,只为目睹新一年的阳光洒满西昌大地。

泸山脚下,是碧波荡漾的邛海。邛海水平面海拔1500米,与泸山相差800多米。两处西昌城地标的高度差,让这座城市多了一份视觉上的高低起伏。邛海古称邛池,34平方公里的水域碧波荡漾,同时提供着这座城市用水的部分水源。经过多年努力,围绕邛海周边,建设了面积达2万亩的城市湿地,仿佛给清澈的邛海镶嵌上了一条绿宝石。随之而来的,是一些珍稀的鸟类不断增多,这让人们感到尤为欣喜。

西昌,就是这样一座山、水、城相连的城市。

历史上有西昌古城,又名建昌古城,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。2016年复建部分城墙时,我去采访,看见出土了一段长800多米的明代古城墙,文保部门在此基础上复建城墙,为了修旧如旧,保持古城墙风貌,不用水泥而专门熬制糯米灰浆,将三层不同材质的墙体接缝填充和粘连。糯米灰浆钙化时间长达两年,往后时间越久粘连硬度越强。记得施工工地上,10口大锅里是熊熊火焰,锅里糯米翻滚,热气向上蒸腾,据说整个工程共用去50吨糯米。

我供职的单位原先在建昌古城北街,向南走几十米就是古城中心四牌楼。我曾从一些老照片里一睹四牌楼的昔日模样,如今的四牌楼正是依据那些老照片复建而成。从四牌楼出发,再往南走过几百米长的南街,穿过大通门,就算是出古城了。记不清有多少次,当我从大通门洞下经过时,都会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奇妙感觉——以厚实的城墙相隔,城墙这边是过去的历史时光,城墙那边则是如今的流光溢彩。

与建昌古城相接的老城区,繁华的月城广场周围,车辆川流不息;步行街一带,商业城、购物广场聚集。另一头,新城区的建设步伐更快,航天大道两旁,楼房鳞次栉比,休闲公园分布于此;特别是高铁新城板块,正构成安宁河岸边新的城市风貌。

其实,西昌并非是我的故乡。我生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的会理县,大学毕业后到了位于州府西昌的凉山日报社工作,这才来到西昌生活。

我第一次到西昌是在初中毕业那年,那一次还闹了一个笑话。我和一个同学报考四川美术学院附中,考点设在西昌师范学校。我们从仅有一条街道的县城来到西昌,四处张望这座在我们看来偌大的城市,看哪儿都觉得好奇。考试结束后,我们先乘车到邛海公园和泸山玩耍,然后回城里。逛到市中心的体育场时,那里正在举办物资交流会,地上铺满了琳琅满目的货物,现场人声鼎沸。傍晚时分,我们走进一家国营食堂,点菜、付钱、等待上菜……服务员先端上3盘菜,大白菜、土豆片、白萝卜,然后没有了动静。我和同学相互看了看,便拿起筷子夹起白萝卜开吃。这时,服务员端来一个小炉子,点燃固体酒精,接着端出汤锅放置在炉子上。看到我们的举动,她忍不住笑起来,告诉我们,这些都是要煮着吃的……不经意的小事,却给我留下了温暖的回忆。

上世纪90年代我刚到西昌参加工作时,那时候城市还比较小。小城的好处是出行方便、节奏缓慢、物价便宜。工作之余、茶余饭后,我喜欢走走串串,慢慢地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熟悉。后来,我在这里安家、定居,从此,我不再是这座城的一位过客,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不只是我,如今,爱上西昌的人越来越多。特别是这里冬暖夏凉的盆地气候,使得西昌成为全国年均温变幅最小的地区之一。当西昌人悠闲地享受着天赐的好气候时,远道而来的游客同样钟情于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。这些年,西昌成为四川省旅游目的地后起之秀,邛海泸山风景名胜更是荣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

山、水、城相连,写就了西昌这座城之美。西昌,就像一首山水诗。

